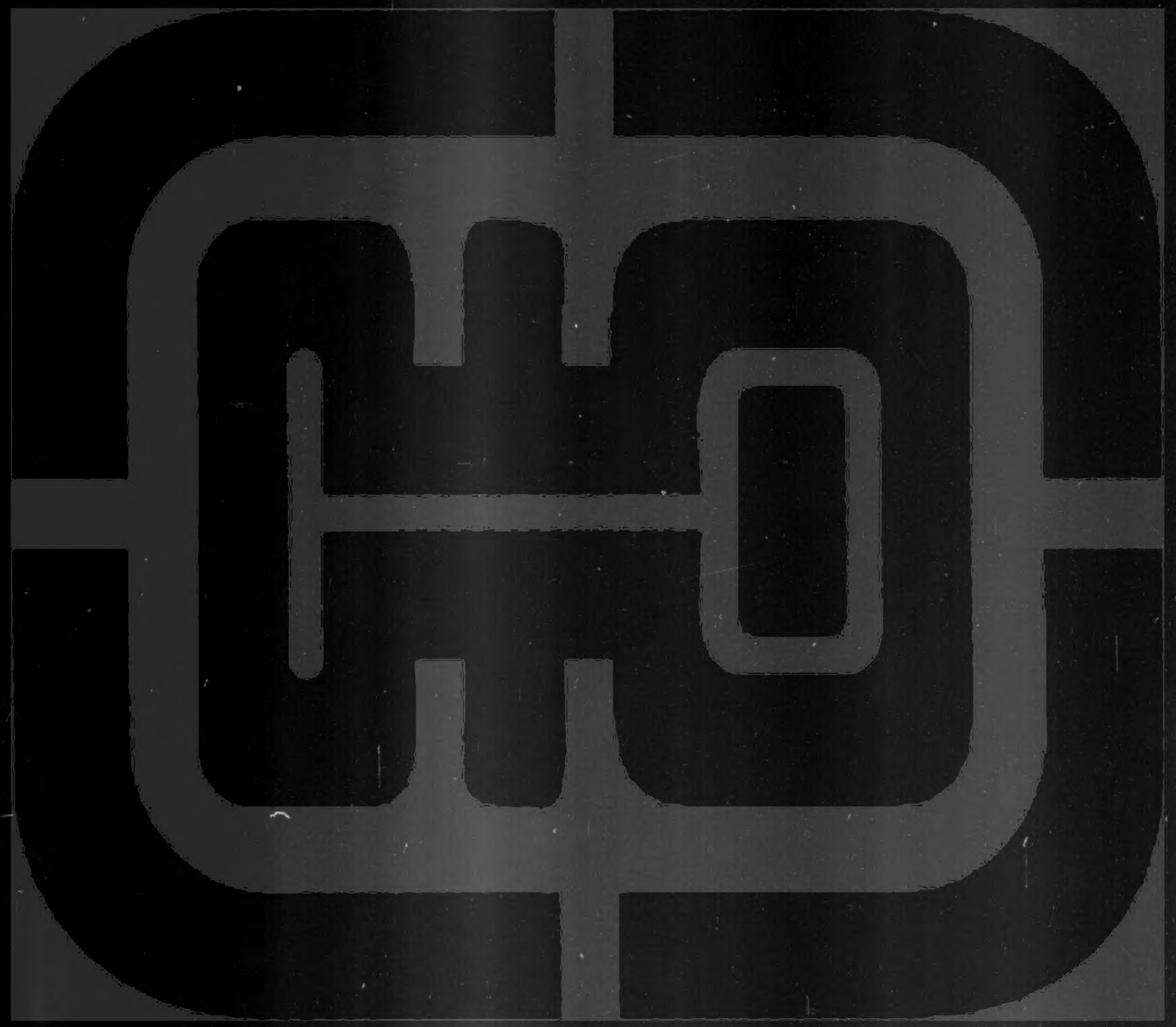


前涼錄五

魏　散騎常侍　崔　鴻　撰

春秋卷第七十四

張玄靚（一作玄靖）

張玄靚字元安重華之少子也母郭夫人所生也祚既被殺宋混張瑤等上玄靚爲持節大將軍涼州牧護羌校尉西平公時始年七歲廢和平之號復稱建興四十三年大赦境內及張瓘至姑臧推玄靚爲使持節大都督大將軍涼王自爲衛將軍領兵萬人使持節都督中外諸軍事

尚書令涼州牧張掖郡公行大將軍事以宋混爲尚書僕射改易僚屬隴西李儼據郡不受璠命誅大姓彭姚自立於隴右奉中興年號百姓歸之玄靚遣將軍牛霸率衆討之未至而西平衛綝亦據郡叛霸衆大潰單騎奔還璠欲先誅綝以兄珪在綝中爲疑綝亦以弟在璠中故彼我經年不相伐西平郭勛解天文不應州郡之命綝禮聘之勛曰張氏應衰衛氏當興豈得以一弟而滅一門宜速伐璠綝將從之璠遣弟琚領大衆擊綝敗之西平田旋復要酒泉太守馬基背璠起兵以應綝旋謂基曰綝擊其東我等絕其西不出六旬天下可定斯閉口捕舌也基許之璠遣司馬張姚王國將兵二千人擊基敗之斬基旋二人之首傳至姑臧自是璠兄弟強盛負其勳力有篡奪之謀矣

永和十二年春二月秦征西大將軍晉王苻柳遣參軍閻負梁殊使涼以書說玄靚負殊至姑臧張璠見之曰我晉臣也臣無境外之交二君

何以來辱負殊曰晉王與君隣藩雖山河阻絕風通道會故來脩好君何怪焉瓘曰吾盡忠事晉於今六世矣若與苻征東通使是上違先君之志下隳士庶之節其可乎負殊曰晉室衰微墜失天命固已久矣是以涼之先王北面二趙惟知機也今大秦威德方盛涼王若欲自帝河右則非秦之敵欲以小事大則曷若捨晉事秦長保福祿乎瓘曰中州好食言向者石氏使車適返而戎騎已至吾不敢信也負殊曰自古帝王居中州者政化各殊趙爲奸詐秦敦信義豈得一槩待之乎張先楊初皆阻兵不服先帝討而擒之赦其罪戾寵以爵秩固非石氏之比也瓘曰必如君言秦之威德無敵何不先取江南則天下盡爲秦有征東何辱命焉負殊曰江南文身之俗道汚先叛化隆後服主上以爲江南必須兵服河右可以義懷故遣行人先申大好若君不達天命則江南可延數年之命而河右恐非君之土也瓘曰我跨據三州帶甲十萬西

包葱嶺東距大河伐人有餘況於自守何畏於秦負殊曰貴州山河之固孰若殽函民物之饒孰若秦雍杜洪張琚因趙氏成資兵強財富有囊括關中席捲四海之志先帝戎旗西指氷消雲散旬月之間不覺易主主上若以貴州不服赫然奮怒控弦百萬鼓行而西未知貴州將何以待之瓘笑曰茲事當決之於王非身所了負殊曰涼王雖英睿夙成然年在幼冲君居伊霍之任國家安危繫君一舉耳瓘懼乃以玄靚之命遣使稱藩於秦秦因玄靚所稱官爵而授之右將軍宋熙請取天龜觀壞以爲宅玄靚不許

升平元年夏五月東宛大冢上忽有地陷爲澤地燃廣袤數丈六月大風震雷晦冥宮中水深四尺執法御史杜逸言於瓘曰此皆變之大者可移之族人

升平二年夏五月涼州牧瓘猜忌苛虐專以愛憎爲賞罰無復綱紀郎中殷郇陳損益諫之瓘悛惡不改

升平二年輔國將軍宋混賦性忠鯁讒諂而惡之欲殺混及其弟澄因廢玄靚而自立徵兵數萬集於姑臧混知之與澄及左右壯士楊和等四十餘騎奄入南城中宣告諸營曰張讜謀逆被太后詔令誅之俄而衆至二千讜帥衆出戰混擊敗之讜奔走玄盧刺混不能穿甲混擒之衆悉散去讜與弟琚皆自殺混夷其宗族入見玄靚遂以混爲使持節都督中外諸軍事車騎大將軍酒泉郡侯假節代讜輔政混請玄靚去涼王之號復稱涼州牧混謂玄盧曰卿刺我幸而不傷今我輔政卿其懼乎盧曰盧受讜恩比時唯恨刺節下不深耳竊無所懼混義之任爲心膂是年六月大雨震雷晦冥平地水深六尺宮中四尺

升平四年夏四月驃騎大將軍宋混卒以其弟澄爲領軍將軍輔政秋九月右司馬張邕惡澄專擅起兵攻澄殺之遂滅其族玄靚乃以邕爲中護軍叔父天錫爲中領軍同輔政

升平五年冬十月邕自以功大驕矜淫縱又通
馬氏樹黨專權多所刑殺國人患之復思爲亂
天錫腹心郭增劉肅二人並年十八九因寢謂
天錫曰國家事欲未靖天錫曰何謂也二人曰
今護軍出入有似長寧天錫大驚曰吾早疑之
未敢出口計當云何肅曰政當速除之耳天錫
曰安得其人肅曰書肅即是也天錫曰汝年少更
求可與謀者肅曰趙白駒及肅二人足以辦之
矣十一月天錫從兵士四百人與邕俱入朝肅
與白駒剔刀鞘出刃從天錫入值邕於門下肅
斫之不中白駒繼之又不剋二人與天錫俱入
禁中邕得逸走因帥甲士三百餘人及攻禁門
天錫上屋大呼謂將士曰張邕凶逆所行無道
諸宋何罪盡誅滅之傾覆國家肆亂社稷我不
惜死實懼大人廢祀事不獲已故耳我家門戶
事而將士豈可以干戈相向今之所取邕身而
已他無所問天地有靈吾不食言邕衆聞之乃
悉散走邕以劍自刎而死於是悉誅邕黨玄靚

以天錫爲使持節冠軍大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輔政玄靚年既幼冲性又仁弱天錫既克邕專掌朝政十二月始改建興四十九年奉升平年號

隆和元年春正月晉詔以玄親爲大都督督隴右諸軍事涼州刺史護羌校尉西平公復改南州爲祁連郡

興寧元年秋八月駿妻馬氏卒玄靚以生母郭夫人爲太妃郭氏以天錫專政與大臣疎宗張欽等謀誅之事泄欽等被殺玄靚懼以位讓天錫天錫不受右將軍劉肅一作劉肅濟南等議以玄靚幼冲國家多難須立長君勸天錫自立閏月天錫遣肅等夜率兵入禁門潛弒玄靚宣言暴薨時年十四在位九年葬平陵私謚曰沖王孝武帝賜謚曰敬悼公

張天錫

張天錫字純嘏駿之少子也小名獨活初字公純嘏入朝人笑其三字因自改焉母曰劉美人

玄靚死國人立之謁於太廟尊嫡母蘇氏爲太
王太后生母劉氏爲王后時年十八自號使持
節大都督大將軍護羌校尉涼州牧西平公涼
王遣司馬綸奏奉章請命并送御史俞歸還京
師

興寧二年春二月詔以天錫爲大都督大將軍
督隴右關中諸軍事護羌校尉涼州刺史西平
公夏六月秦遣大鴻臚冏國拜天錫爲大將軍
涼州牧西平公

興寧三年春正月天錫驕恣婬昏不恤民務元
日與嬖幸褻飲既不受羣僚朝賀又不朝於永
訓宮從事中郎張慮輿襯切諫且求大覲天錫
不納少府長史紀錫上疏諍時政曰臣聞東野
善驟而敗其駕秦氏富強而覆其國馬力已盡
求之勿休人既勞竭役之無已故也造父之御
不盡其馬明王之治必恤其民天錫亦不從

太和元年冬十月天錫遣使至秦境上告絕於
秦天錫數宴園池政事頗廢蕩難將軍校書祭

酒索商上書極諫天錫荅曰吾非好行行有得
也觀朝榮則敬才秀之士翫芝蘭則愛德行之
臣覩松竹則思貞操之賢臨清流則貴廉潔之
行覽蔓草則賤貪穢之吏逢颸風則惡克狡之
徒若引而申之觸類而通之庶無遺漏矣初隴
西李儼以郡降秦既而復通於天錫十二月羌
斂廉岐自稱益州刺史率略陽四千家叛秦就
儼
太和二年春二月天錫帥諸軍攻儼使別駕楊
遹爲監前鋒軍事前將軍向金城晉興相常據
爲使持節征東將軍向左南游擊將軍張統向
白土天錫自將二萬人次倉松夏四月天錫進
攻儼大夏武始二郡皆下之常據敗儼兵于葵
谷天錫進屯左南儼懼退守枹罕遣其兄子純
謝罪於秦且請救於秦秦遣王猛及楊安王撫
邵羌等帥步騎二萬救儼猛使邵羌追斂岐王
撫守侯和姜衡守白石猛與楊安救枹罕天錫
遣楊遹逆戰於枹罕東遹大敗殺士卒七千餘

級猛遂與天錫相持於城下因遺天錫書曰吾受詔救儼不令與涼州戰今當深壁高壘以聽後詔曠日持久恐二家俱弊非良策也若將軍退舍吾執儼而東將軍徙民西旋不亦可乎天錫謂諸將曰猛書如此吾本來討叛不來與秦戰遂引兵歸

太和三年天錫別置臨松郡

太和四年春立子大懷爲世子是時姑臧北山楊樹生松葉西死牝鹿生角東死銅佛生毛延

興地震陷裂水出天錫素服避正殿引咎責罪

太和五年晉復遣使拜天錫都督隴右關中諸軍事大將軍涼州牧西平公

咸安元年時天錫之八年也火燃於地中三十餘所而天錫荒於聲色不恤政事夏四月秦王猛破天錫于枹罕獲燉煌陰據及甲士五千人梁殊送之因命王猛爲書諭天錫曰昔貴公稱藩劉石者惟審於強弱也今論涼土之力則損

於往時語大秦之德則非二趙之匹而將軍翻然自絕無乃非宗廟之福也歟夫以秦之威旁振無外可以囘弱水使東流返江河使西注關東既平將移兵河右恐非六郡士民所能抗也劉表謂漢南可保將軍謂西河可全吉凶在身元龜不遠宜深筭妙慮自求多福無使六世之業一旦而墜地也天錫大懼遣使稱藩於秦秦遣使拜天錫使持節都督河右諸軍事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涼州牧西平公

咸安二年天錫母劉氏卒先是天錫遣使者孟公明持節以蒲輪玄纁徵燉煌處士郭瑀瑀字元瑜少有超俗之操東游張掖師事郭荷盡傳其業精通經理雅辨談論多才藝善屬文荷卒瑀以爲父生之師成之君爵之而五服之制師不服重蓋聖人謙也遂服斬衰廬墓三年禮畢隱於臨松之雉谷鑿石窟而居之服栢實以輕身作春秋墨說孝經錯緯弟子著錄千餘人天錫備禮徵之遺瑀書曰先生潛光九皐懷真獨

遠心與至境宜待志與四時消息豈知蒼生倒
懸四海待拯者乎孤忝承時運負荷大業思與
賢明同贊帝道昔傅説龍翔殷朝尚父鷹揚周
室孔聖車不停軌墨子黔不俟旦皆以黔首之
禍不可以不救君不得獨立道由人弘故也況
今九服分爲狄塲二都盡爲戎穴天子僻陋江
東名儒淪於左衽劍毒之甚開闢未聞先生懷
濟世之才坐觀而不救其於仁智孤竊惑焉故
遣使者虛左授綏鸑企先生乃眷下國公明至
山瑀指溯鴻以示之曰此鳥也安可籠哉遂深
逃絶迹公明拘其門人瑀歎曰吾逃祿非逃罪
也豈得隱居行義害及門人乃出而就徵及至
姑臧值天錫母卒瑀括髮入吊三踊而出還於
南山

寧康元年春正月天錫以世子大懷爲使持節
鎮西將軍高昌郡公更立嬖妾焦氏之子大豫
爲世子以焦氏爲左夫人秋七月大水地震西
平五十日地動樓崩八月天錫寢疾美人閻姬

薛姬皆自殺冬十月天錫疾瘳大赦境內追悼二姬葬以夫人禮

寧康二年秋七月初安定梁景燉煌趙肅並以門胄總角與天錫友昵張邕之誅景肅有勳天錫深德之賜姓張氏又改其字以爲已子天錫諸子皆以大爲字故名景字曰大奕肅字曰大城景肅等俱參政事人情怨憤從弟從事中郎張憲與親切諫不納

寧康二年苻堅強盛每有兼并之志屢來攻之兵無寧歲又以河州刺史李辯領晉興太守還鎮枹罕徙涼州治金城天錫大懼乃立壇於姑臧刑三牲率與軍將軍張寧中堅將軍馬芮等遥與晉三公盟誓獻書於大司馬桓溫期以明年夏誓同大舉都會上邽乃遣從事中郎韓博奮節將軍康妙奉表并送盟文博有口才溫甚器之嘗大會溫使司馬刁彝嘲戲之彝謂博曰君是韓盧後耶博曰卿是韓盧後溫笑曰刁以君姓韓故相問耳他自姓刁邪得是韓盧後博

曰明公脫未之思爾短尾者則爲刁也闔坐歎服

太元元年夏五月天錫在位十三年秦苻堅下詔曰張天錫雖稱藩受位然臣道未純可遣使持節武衛將軍苟萇左將軍毛盛中書令梁熙步兵校尉姚萇等將兵臨西河尚書郎閻負梁殊奉詔徵天錫入朝若有違王命卽進師撲討是時秦步騎十三萬又命秦州刺史苟池河州刺史李辯涼州刺史王統帥三州之衆爲萇後繼秋七月負殊至姑臧天錫會官屬議之曰今入朝必不返如其不從秦兵必至將若之何禁中錄事席仂曰先公既有故事以愛子爲質賂以重寶以退其師然後徐爲之計此孫仲謀屈伸之法也衆以仂爲老怯咸怒曰吾世事晉朝忠節著於海內今一旦委身於賊庭辱及祖宗醜莫大焉且河西天險百年無虞若悉境內外兵右招西域北引匈奴以拒之何據知其不捷也天錫自以晉之列藩志在保境攘袂大言曰

吾計決矣言降者斬使謂負殊曰君欲生歸乎死歸乎負等辭氣不屈天錫怒縛之軍門命軍士交射之曰射而不中不與我同心者也母嚴氏泣曰秦王以一州之地橫制天下東平鮮卑南取巴蜀兵不留行汝若降之猶可延數年之命今以蕞爾一隅抗衡大國又殺其使者亡無日矣天錫不聽使龍驤將軍馬建帥衆二萬拒之八月梁熙姚萇王統李辯濟自清石津攻驍烈將軍梁濟於河會城濟帥衆降甲申苟萇濟自石城津與梁熙等會攻援纏縮城馬建懼自楊非退屯清塞天錫又遣征東將軍常據率衆三萬軍於洪池自將餘衆五萬軍於金昌安西將軍燉煌宋皓言於天錫曰臣晝察人事夜觀天文秦兵不可敵也不如降之天錫怒貶皓爲宣威將軍廣武太守辛章保城固守與晉興相彭知正西平相趙疑謀曰馬建出於行陣必不爲國家用秦軍深入吾等相與率三郡精卒斷其粮運決一朝命矣常據亦欲先擊姚萇須天

錫命故止姚萇率甲士三千爲前鋒馬建帥萬
人拒戰大敗迎降餘衆散走常據席仂皆戰死
癸巳秦兵入清塞天錫復遣司兵趙充哲中衛
將軍史景等帥勁勇五萬與萇戰於赤岸復爲
秦兵所破充哲景亦沒於陣時有風昏闇
天錫大懼出城自戰城中又叛天錫窘逼乃與
數千騎奔還姑臧甲午秦兵至姑臧納左長史
馬芮之言素車白馬面縛輿櫬降於軍門苻萇
釋縛焚櫬送於長安涼州郡縣悉降於秦九月

苻堅以梁熙爲涼州刺史鎮姑臧徙豪右七千
餘戶於關中餘皆安堵如故封天錫爲歸義侯
侍中比部尚書遷右僕射初秦兵將征天錫先
爲築第於長安至則居之先是駿初立時涼州
謠曰劉新婦簸米石斛來伐涼不克至堅而降之
張兒食之口正披是時姑臧及諸郡國童兒皆
歌之謂劉曜石虎並來伐涼不克至堅而降之
也又天錫所居西昌門及平章殿無故而崩又
夢一綠色狗其形甚長從城東南入欲咋之天

錫床上避匝乃墮地後苟萇來破姑臧著綠地
錦袍從東南門入皆如所夢旬日而國亡又楊
樹生松天戒若曰松不改柯易葉楊者柔脆之
物也此永久之業將集危亡之地也又天水太
守史稷暴疾而卒五旬乃蘇云見涼州謙光殿
中皆生白瓜至是秦使中書令梁熙等來伐熙
小字白瓜其後天錫爲苻融征南司馬從堅至
壽陽一作春堅軍敗績乃於陣南奔建康詔曰昔
孟明不替終顯厥功光普以一告而廢才用其以

天錫爲左員外散騎常侍又詔曰故太尉西平
公張軌著德遐域世襲前勞強兵縱害遂至失
守散騎常侍天錫援迹登朝先祀淪替用增矜
慨可復天錫西平郡公爵俄拜金紫光祿大夫
天錫少有文才流譽遠近雖遐方殊數亦遘人
之傑也聞皇京多才欽羨彌至猶在江渚司馬
著作永詳姓氏往詣之言容鄙陋無可觀聽心甚侮
來以還外可以自固王珣有儁才美譽當時聞
而造焉既至天錫見其風神清令言語如流陳

說古今無不貫悉又諳人物氏族中來皆有証據乃遂訝服及歸朝後甚被寵遇朝士以其國亡身虜多共毀之然甚爲孝武所器每入言論無不竟日於時會稽王道子（一作孝武）問其西土所出何物爲美（一作可貴）對曰桑椹甘香鴟鴞華嚮淳酪養性人無妒心其後形神昏喪雖處列位不復被齒遇隆安中會稽世子元顯用事常延致之以爲戲弄以其家貧拜廬江太守本官如故桓玄時欲招懷四夷乃用天錫爲護羌校尉涼州刺史尋卒贈鎮西將軍金紫光祿大夫謚悼公子大豫後逃奔河西當呂光時起兵攻姑臧不克爲光所殺（詳具光傳）自張軌以晉永寧九年辛巳歲牧涼州至天錫亡敗之歲歲在丙午凡八主（一作九）七十六年

春秋第七十四卷

就李　項琳之訂
蔣時斐校

前涼錄六

魏　散騎常侍　崔　鴻　撰

張肅

張肅寔之叔父也爲建威將軍西海太守劉曜逼長安肅聞京師危迫請爲先鋒入援寔以肅年老弗許肅曰狐死首丘心不忘本鍾儀在晉楚弁南音肅受晉寵剖符列位羯逆滔天朝廷傾覆肅晏安方齋難至不奮何以爲人臣寔曰門戶受重恩自當合族效死忠衛社稷以申先

公之志但叔父春秋已高氣力衰竭軍旅之事非耆耄之所堪也乃止及聞長安不守愍帝蒙塵悲憤而卒

張璠

張璠祚宗人也爲河州刺史士衆強盛祚猜忌之密遣兵圖璠璠率衆拒之殺祚於萬秋閣遂入姑臧立玄靚爲涼王自爲涼州牧璠性猜惡賞罰皆以愛憎無復綱紀郎中殷郁陳損益諫璠璠曰虎生三日自能食肉不須人教也由是人情不附莫有言者後又謀廢玄靚而自立事未遂間與玄靚同車出城城西橋梁牢壯而三梁忽摧折又數見祚來部從鎧甲舉手指璠云氐奴要當截汝頭璠甚惡之乃日日散錢帛於人以樹私惠而都街殺人朝夕不絕思爲亂者十室而九東苑大冢上忽有流水城北大澤地忽火燃廣延數里乃殺宿嫌牛旋等以應水火之變刺史舊事正旦放鳥璠所放出手輒死有鸛來巢廣夏門彈逐不去自往看之宋混遣弟

澄卽於巢所害璀璀臨命語澄曰汝荷婚姻而反爲逆皇天后土必當照之我自可死當令汝暨我矣乃先殺妻子三十口而自殺先是太白守輿鬼占者以爲州分當有暴兵璀欲誅諸宋以厭之而璀竟爲澄等所殺

嚴氏

嚴氏重華之嫡母也少有志操率下嚴厲慷慨有丈夫之節重華嗣立尊爲太王太后居於永訓宮及天錫僭位仍尊爲太王太后天錫淫昏驕恣不恤民務又不朝於永訓宮從事張慮與禰切諫且求大覲天錫不納太后尋以憂卒

馬氏

馬氏重華所生母也美姿儀初爲駿昭儀重華嗣位尊爲王太后居於永壽宮會重華卒遺命冊拜世子靈耀爲嗣其庶兄長寧侯祚先與馬氏蒸淫乃密說馬氏以靈耀幼沖須立長君馬氏從之祚遂僭立淫虐不道族人河州刺史璀起兵誅討領軍趙長等懼罪乃入閤呼馬氏出

謙光殿立玄靚爲主而殺之遂尊爲太王太后
晉興元年卒

閻氏 薛氏

天錫妾閻氏薛氏並不知何許人因色並有殊寵天錫寢疾謂之曰汝二人將何以報我我死之後豈可更爲人妻乎皆曰尊若不諱妾請效死於前供掃灑於地下耳誓無他志也疾篤二姬皆自刎及疾瘳天錫追悼夫人禮葬焉

宋配 或作宋醜

宋配字仲業燉煌人也慷慨有大志清素敦朴不好華競形狀短小體有麟甲軌任爲謀主鮮卑若羅拔能爲寇軌以配爲司馬率兵擊之斬拔能俘虜十餘萬屢立戰功及劉曜入寇京都傾覆軌復以配爲前鋒督護帥步騎二萬徑至長安翼衛乘輿折衝左右仕至西平太守

宋混

宋混字玄一燉煌人仕重華驍騎將軍張瓘之誅祚也混起兵應之及瓘擅政苛虐任情乃欲

謀誅諸宋廢玄靚自立混知之與弟澄率衆誅
瓘玄靚以混爲驃騎大將軍尚書令輔政混晝
寢見瓘從屋而下奄入柱中其柱狀若火燒掘
之則無所見乃大驚怖因而寢疾玄靚及祖母
馬氏往省之曰將軍萬一不幸寡婦孤兒將何
以託欲以林宗繼將軍可乎混曰臣子林宗幼
弱不堪大任殿下倘未棄臣臣弟澄政事頗愈
於臣但恐其懦緩機事不稱耳殿下策厲而使
之可也混戒澄及諸子曰吾家受國大恩當以
死報無恃勢位以自驕人又見朝士皆戒之以
忠貞及卒行路之人爲之流涕

宋澄

宋澄字玄安混之弟也混死澄代爲領軍將軍
輔政時以旱祈雨帶石山澄欲登之左右曰世
人云登此山者家破身亡澄曰安有此也策馬
登之馬倒傷足御史房屋柱自燃燋折或曰柱
之爲字也左木右主宋字含木木燋宋破而主
存災之大也宜防之又所乘馬五疋在廐中一

夜髦尾盡禿人曰尾之爲字也上尸下毛髦尾盡禿毛去尸存絶滅之徵也澄曰吉凶在天知可何如澄後燃燈油忽變爲血二歲小兒作爲老公呼曰宋澄斫汝頭又城東水中出火未及一年司馬張邕惡澄專擅起兵殺之盡誅宋氏先是謡曰滅宋者田土子邕一名野至是而應焉

宋矩

宋矩字處規燁煌人也慷慨有志節仕重華爲宛戍都尉石虎遣麻秋等攻大夏大夏護軍梁或一作式挑太守宋晏以城應之秋遣晏以書致矩矩既至謂秋曰辭父事君當立功與義苟功義不立當守名節矩終不肯背主覆宗偷生於世也乃先殺妻子自刎而死秋曰義士也命更人葬之重華嘉其誠節贈振威將軍

宋纖

宋纖字令文一作艾燉煌效穀人也少有違操沉靖不與世交隱居酒泉南山明究經緯弟子受

業二千餘人不應州郡辟命惟與陰顯齊好友善張祚時太守楊宣畫其像於閣上出入視之作頌曰爲枕何石爲漱何流身不可見名不可求酒泉太守馬岌高尚之士也具儀威鳴驍鼓造焉纖高樓一作扇鎖重門拒而不見岌嘆曰名可聞而身不可見德可仰而形不可覩吾今而後知先生人中之龍也銘詩於石壁曰丹崖百丈青壁萬尋奇木蓊欝蔚若鄧林其人如玉維國之琛室遁人遐寶勞我心纖明究經緯著論語

及爲詩頌數萬言年八十篤學不倦祚後遣使者張典辟爲太子少傅典逼喻甚切纖喟然嘆曰德非莊生才非干木何敢稽停明命遂隨典至姑臧祚遣太子大和以執友禮造之纖稱疾不見贈遺一皆不受尋遷太子太傅頃之上疏曰臣受生方外心慕太古生不喜存死不悲沒素有遺屬屬諸知識在山投山臨水投水處澤露形在人親士聲聞書數勿告我家今當命終乞如素願遂不食而卒時年八十二謚曰玄虛

先生

氾瑗

氾瑗字伯玉燉煌人也與同郡宋配陳珉遇相者於路相者曰三人皆二千石然氾生腹有逆風當以兵死而無後瑗仕軌爲中督護東羌校尉韓稚殺秦州刺史張輔舉兵謀叛瑗率衆二萬討稚乃先遣稚書令其速降稚遂率衆迎降未幾瑗爲亂兵所殺

氾勝音書作氾騰

氾勝字無忌燉煌人舉孝廉除中郎值天下亂乃去官還鄉里太守張閎造之閉門不見禮遺一無所受嘆曰生於亂世貴而能貧乃可以免家財五十萬悉散之於宗族柴門灌園以琴書自娛軌徵爲府司馬固辭不受曰門一杜其可開乎病兩月而卒

氾禕

氾禕字休臧燉煌人爲福祿令剛直不事上府酒泉太守馬漢遣督郵張休祖劾之休祖謂禕

日君不聞寧逢三千頭虎不逢張休祖手禕怒以印擊肘而就縛縛訖發印以告事聞休祖坐不解印擅縛令長以大不敬論禕左遷居延令後仕寔爲左長史

氾昭

氾昭字嗣先燉煌人也辟州主簿志在理枉申滯有人於夜中投昭以黃金者昭責而遣之其人大慙而退

辛攀

辛攀字懷遠隴西狄道人也父鍛晉尚書郎兄鑒曠弟寶迅皆以才識著名秦雍爲之諺曰三龍一門金支玉昆攀年七歲隨父在京師兆地程曉攀之親友目攀而笑曰犁牛駢犢孺子之謂攀曰戲及人親非雅訓也曉及賓客大奇異之建安三年爲晉大鴻臚使涼遂留仕軌

辛憑

辛憑字士彥隴西狄道人也仕茂爲燉煌太守惟有一子髦至狄道省墓遇枹罕護軍辛晏反

叛爲晏所執憑勸茂討晏茂曰髦在彼如何憑曰人臣奉主豈顧于乎茂曰于純臣也乃賜爵關內侯

辛理

辛理隴西人緲弟也美容貌軌欲奪其妻以寡妹妻之理制鼻自誓軌不能強大怒徙爲燉煌太守護羌校尉遂以憂死

江瓊

江瓊字孟琚陳留濟川人初仕晉爲馮翊太守善虫篆詁訓永嘉之亂棄官西奔遂仕於軌子孫因居涼土世傳家業

王橫

王橫太原晉陽人仕軌爲參軍晉室之亂遂奔於武威之姑臧子孫因世居焉

張世度

張世度燉煌人也幼以孝讓著稱遊學京師遇中州大疫鄉人宗族死於京師者十餘人世度年十六收恤殯葬識者嘉之

索孚

索孚字國明燉煌人善射十中八九或謂之曰射有法乎孚曰射之爲法猶人主之治天下也射者弓有強弱矢有銖鍭弓不合度矢不端直主雖逢蒙不能以中才不稱官萬務荒怠雖以堯舜之君亦無以治也駿辟爲參軍時駿議治石田孚諫曰凡爲治者動不逆天機作不破地德昔后稷之播百穀不墾磐石禹決江河不逆流勢今欲徙石爲田運土植穀計所損用亦盈百石所收不過三石而已編所未安駿怒出爲伊吾都尉累遷至張掖太守後河州刺史張璠鎮枹罕士衆強盛祚猜忌之乃以孚代鎮枹罕爲璠所殺

索襲

索襲字偉祖燉煌人虛靖好學州郡屢徵不就舉孝廉賢良方正皆以疾辭游思陰陽之術著天文地理十餘篇多所啟發不交當世或獨語獨笑或長嘆涕泣或請問不言茂時燉煌太守

一作武威陰澹造之與言終日樂而忘反出而嘆曰索先生頹德名儒真可以諮大義澹欲行鄉射之禮請襲爲三老日今四表寧輯將行鄉射之禮先生年耆望重道冠一時養老之義實繫儒賢既樹非梧桐而希鸞鳳降翼器謝曹公而冀蓋公枉駕誠非所謂也然夫于至聖有召即赴孟軻大德無聘不至蓋欲弘闡大猷敷明道化故也今之相屈遵道崇教非有爵位意者或可然乎會病卒時年七十九澹素服會葬贈錢二萬澹曰世人之所有餘者富貴也目之所好者五色也耳之所玩者五音也而先生棄衆人之所收收衆人之所棄味無味於悅惚之際兼重玄於衆妙之內宅不彌劫而忘忽九州形居塵俗而棲心天外雖黔婁之高遠莊先之不願蔑以過之乃謚曰玄居先生

索丞

索丞字伯兎燉煌人善鼓箏悲歌能使喜者墮淚改調易謳能使戚者起舞當時之人號曰雍

門調

索苞

索苞燉煌人有文武材藝舉孝廉除郎中每征伐剋敵勇冠三軍時人比之關羽宋澄於金城爲步羌三千人所圍窮守孤違垂當破沒苞以車騎五千奮劍突陣徑入與澄對坐挹頭捫掌大笑羌皆佩楯耀刀四面直前苞謂澄曰君但安心觀我擊之乃徐彊弓接矢繞挹射之莫不應弦而倒皆陷楯通中立殺三十餘人創夷者

百計羌即散走稱神

索紞

索紞字叔徵燉煌人少游京師受業太學傳綜經籍遂爲通儒明陰陽天文善術數占候知中國將亂避世而歸鄉人從紞占問吉凶門中如市紞曰攻乎異端戒在害已無爲多事多事多患遂詭言虛說無驗乃止唯以占夢爲無悔吝乃不遊門者孝廉令狐策夢立氷上與氷下人語紞曰氷上爲陽氷下爲陰陰陽事也如君所

夔迨氷未泮婚姻事也君當爲人作媒氷泮而婚成策曰老夫髦矣不堪爲媒也會太守田豹因策爲子求鄉人張公徵女恰至仲春而成婚郡主簿張宅夔走馬上山還繞舍三周但見松栢不知門處紈曰馬爲離離爲火火禍也人上山爲凶字但見松栢墓門豫也不知門處爲無門也三周三期也君後三年必有大禍宅果與寔妻弟賈摹謀反伏誅黃平問紈曰夜夔舍中

馬舞數十人向馬拍手此何祥也紈曰馬者火也舞爲火起向馬拍手救火人也平未歸而火作郡功曹張邈常奉使晉州夔狼噉一脚紈曰脚肉被噉爲邦字會東虜反遂不果行宋桶夔內中有一人着衣桶一手把兩杖極打之紈占曰內中有人是肉字也肉色赤也兩杖箸象也極打之飽食肉也過三日過三家皆得食肉矣凡所占夔莫不終驗太守陰澹命紈爲西閣祭酒紈辭曰少無山林之操遊學京師交結時賢

希申鄙藝會中國不靖欲養志終年老亦至矣
不求聞達又少不習勤老無吏幹濛汜之年弗
敢聞命澹以束帛禮之月致羊酒年七十五卒
於家（如君所夢一作士如歸妻）

索綏

索綏字士艾燉煌人父戩晉司徒綏家貧好學
幼舉孝廉爲記室祭酒母喪去官又舉秀才爲
儒林祭酒駿命西曹掾集閣內外事付綏著涼
春秋五十卷又作六夷頌命傳十餘篇以著述
之功封平樂亭侯初綏憂東有二角書詣綏大
角朽敗小角有題韋囊角佩一在前一在後以
問索紞紞曰大角朽敗腐棺木也小角有題題
所請一在前前腦也一在後後背也當有凶背
之問時綏父在東居三日而凶問果至重華時
讌羣臣於閑豫庭講論經義顧問綏曰孔子婦
誰家女老聃父字何爲四皓既輔太子住乎還
山乎綏曰孔子婦姓亓官氏女老聃父名乾字
元泉胎則無耳一曰不明孤單年七十二無妻

與隣人益壽氏老女野合懷胎八十年乃生老于四皓還不臣尚未悉重華曰卿不知乎四皓死於長安今長安有四皓墓爲不還山也玄靚借號五年夏六月大旱令諸祈雨之官皆詠雲漢詩綏曰雲漢陳周宣之美非祈旱之文昔周鳥之出漢吾丘不賀今辭與事違恐非致澤之意也玄靚乃止

索充

索充燉煌人充憂天上有二棺落於充前以問索紀紀曰棺者戚也當有京師貴人舉君二官者頻再遷俄而司徒書屬太守使舉充太守先署守功曹既舉孝廉充後憂見一虜脫上衣來詣充紀曰虜去上半下半男宇也夷狄陰數君婦當生男終如其言

陰澹

陰澹燉煌人弱冠才行忠烈州請爲治中從事澹割身訴枉軌任爲股肱衆與機密轉督護衆軍武威太守軌保涼州澹之力居多澹嘗從索

紇求占夢書紇曰昔入太學因一父老爲主人其人無所不知又匿名姓有似隱者紇因從父老問占夢之術審測而說實無書也卒不與及駿嗣位澹弟鑒爲鎮軍將軍駿以陰氏門宗強盛而功多也遂忌害之乃諷其主簿魏纂誣鑒謀反逼令自殺於是大失人情既而駿病見鑒爲祟遂死其後三年纂亦病見鑒在側亦死

張諮

張諮燉煌人也仕軌爲著作郎撰涼記八卷多記軌事

張斌

張斌一作賦文字洪茂燉煌人作蒲萄酒賦文致甚美初舉孝廉夢豎竿中天以問索紇紇曰此未字也既而果停

張植

張植仕駿爲西域校尉與奮威將軍牛霸蠻騎校尉張冲從沙州刺史楊宣征西域時值六月至於流沙無水士卒渴甚死者過半植乃剪髮

肉袒徒跣升壇慟泣祈雨俄而雲起西北雨水
成川乃殺所乘馬祭天而去遂平西域以功拜
西域都尉重華時石虎使王擢麻秋等攻武威
進次金城太守張沖告急植復與奮威牛霸率
騎救之城陷引還

李奔

李奔字子完隴西狄道人也奔本名良又妻姓
梁駿乃戲之曰卿名良妻姓梁夫妻相同稱子
孫將何以目其舅氏昔耿奔以少年立功立事
吾今賴卿有同於耿氏乃改名曰奔仕至武衛
將軍天水太守封安世亭侯其孫暠王有涼土
遂爲西涼王

常據一作張璩

常據字元琰燉煌人也年十四拜奉車都尉從
梁肅征隴右與王擢遇於邢崗相拒十餘日據
銜枚密擊遂大破之由是顯名遷寧戎校尉麻
秋之攻枹罕也據固守大城秋率衆圍城上西
北隅據使宋脩等拒之短兵接戰俘斬二百餘

人秋衆乃退重華時仕爲驃都尉性直敢言見
長寧侯祚與寵臣趙長等結異姓兄弟謀將爲
亂心不平之重華末年有蠭斯虫集安昌門外
緣壁逆行據因諫曰蠭斯是祚小字今乃逆行
災之大者願請出祚以安涼土重華曰于孫繁
昌之徵何爲災也吾昨夢祚攝位方委以周公
之事使輔幼子君是何言也及重華卒祚果殺
靈耀涼州大亂天錫嗣位遷爲征東將軍秦苻
堅使姚萇等攻涼據率衆二萬軍洪池欲先擊
姚萇須天錫命會萇率甲士三萬爲前驅與據
戰於洪池據兵敗績馬爲亂兵所殺其屬董儒
授之以馬據曰吾三督諸軍再秉節鉞八將禁
旅十總外兵寵任極矣今卒困於此此吾之死
地也尚安之乎乃就帳免胄西向稽首伏劍而
死

馬岌

馬岌仕茂爲衆軍劉曜自隴上率兵來擊涼州
大振岌勸茂親出拒之乃出次石頭曜衆引退

及駿嗣位轉爲涼州刺史酒泉太守岌上言酒泉南山卽崑崙之體也周穆王見西王母樂而忘歸卽謂此山此山上有石室王母堂珠璣鏤飾煥若神宮禹貢崑崙在臨江之西卽此明矣宜立西王母祠以裨朝廷無疆之福駿從之乃爲立祠祀之重華時爲左長史祚既卽位累遷尚書時災異屢見而祚淫虐滋甚岌以切諫免官後祚慮秦降將王擢反噬乃召岌復位而與之謀密遣人刺擢事竟不克爲擢所殺

張冲

張冲字長思燉煌人家財巨萬悉以散之鄉閭時人爲之謠曰推財不疑張長思趙將麻秋進軍武威冲爲金城太守衆寡不敵遂以城降秋

童巽

童巽字子舉博學有才太守京兆諒舉巽上掾歷主簿功曹諒後卒官巽衰絰送喪道遇寇虜衆皆散走巽以身蔽柩慟哭嘔血賊欲破棺巽叩頭救請頭破血流賊義而釋之由是顯名

車濟

車濟字萬度燉煌人也果毅有大量仕重華爲金城令石虎將麻秋攻隃武威金城太守張沖降之濟守節不爲秋屈秋必欲降之臨之以兵濟辭色不撓曰吾雖才非龐德而受任同之身可殺志不可移乃伏劍而死秋嘉其忠節以禮葬之後重華迎致其喪親臨慟哭贈宜禾都尉

謝艾

謝艾燉煌人仕重華爲主簿兼資文武明識兵略麻秋入寇涼州艾自許破敵乃以爲中堅將軍帥步騎五千擊秋引師出振武夜有二梟鳴於牙中艾曰梟者邀也六博得梟者勝今梟鳴牙中剋敵之兆於是進戰遂大破之封爲福祿伯既而以艾爲使持節軍師將軍率步騎三萬進次臨河逆擊麻秋艾乘軺車戴一冠作白帢鳴鼓而行秋遥覩而怒曰艾年少書生冠服如此輕我也命黑稍龍驤三千人馳擊之艾左右大擾左戰帥李偉勸艾乘馬艾不從乃下車踞胡

床指麾處分秋等以爲伏兵癸也懼不敢進又
遣將緣河截其後秋軍敗走艾乘勝追擊復大
破之斬秋將杜勳汲魚俘斬一萬三千級秋單
馬奔大夏以功遷太府左長史進封福祿縣侯
食邑五千戶帛八千匹麻秋復據枹罕有衆十
二萬進屯河南使王擢略地晉興艾復爲持節
都督征討諸軍事率步騎二萬拒之艾建牙旗
盟將士有西北風吹旌旗東南指軍正將軍任
遐曰風爲號令令旌旗指敵天所贊也破之必
矣乃密令與陽初曰今遣舍人孔童持口論要
窖將軍可差心腹人詣致珊瑚鞭勒一具遺王
擢使王擢狐疑於將軍文子事得施矣軍次神
烏王擢與艾前鋒戰敗退遁河南艾遂進擊秋
秋遁歸金城艾乃爲表獻晉帝云登三緯地乘
六御天靖掃妖氛廣清異類重華以艾枹罕之
功甚寵遇之左右疾其賢共相譖毀出爲酒泉
太守重華寢疾嬖臣趙長等與長寧侯祚結異
姓兄弟艾上疏言權偉用事公室將危乞聽臣

入侍且言長寧侯祚及趙長等將爲亂宜盡逐長等既而疾甚手令徵艾爲衛將軍監中外諸軍事輔政長等匿而不宣祚既僭立追恨殺之先是涼州大風拔木黃霧下塵識者以爲任非其人之象會重華信讒出艾未幾身死嗣子見殺是其應也

張頠

張頠仕天錫爲西域校尉天錫僭位元年頠以舊怨殺麴儉儉臨刑具言取之後頠見白狗以刀斫之不中頠便倒地不起左右見儉在傍遂暴卒

郭荷

郭荷字承休略陽人也六世祖整漢安順之世公府八辟五徵皆不應命自整及荷世以經學致位荷明究羣籍善史書不就州郡之命祚遣使者以安車束帛徵爲博士祭酒使者迫而致之及至署爲太子友荷上疏乞還祚許之遣安車蒲輪送還張掖東山年八十四卒謚曰玄德

先生

祁嘉

祁嘉字孔賓酒泉人也少清貧好學年二十餘夜忽聞牕中有聲呼曰祁孔賓祁孔賓隱去來隱去來脩餘人世間甚苦不可諧所得未毛銖所喪如山崖旦而逃去西至燉煌依學宮誦書貧無衣食爲書生賣養以自給遂博通經傳精究大義西遊海渚教授門生百餘人重華徵爲儒林祭酒性和裕教訓不倦依孝經作二九神經在朝卿士郡縣守令彭和正等受業獨拜床下者二千餘人天錫謂爲先生而不名之竟以壽終

張存

張存燉煌人善針存有奴好逃亡存宿行針縮奴脚不得動欲使別更以針解之

春秋第七十五卷

就李　項琳之
屠喬孫　同訂

蜀錄一

春秋卷第七十六

魏 散騎常侍 崔鴻 撰

李特

李特字玄休略陽臨渭人也祖世本巴西宕渠賨氏即廩君之苗裔昔巴郡南部蠻本行五姓皆出於武落鍾離山（即今夷陵郡巴山縣）時山崩有石穴二所一赤如丹一黑如漆有出於赤穴者名曰務相姓巴氏有出於黑穴者凡四姓樊氏曋氏（一作曋一作媓又音審）栢氏鄭氏五姓俱出迭相爭焉未

有君長俱事鬼神乃相與擲劍於石穴約能中者奉以爲廩君四姓莫著而巴氏子務相劍獨懸焉衆皆歎服又以土爲船彫畫之而浮水中曰若其船浮者以爲廩君唯務相船又獨浮因共立之遂稱廩君乘其土船將其徒卒從（一作當）夷水而下至於鹽陽（按今夷陵郡巴山縣清江水一名夷水）鹽水有神女子止廩君曰此地廣大魚鹽所出願留共居與子俱生可止無行廩君曰吾當爲君求廩地不能止也鹽神暮輒從廩君宿旦即飛去化爲飛蟲諸蟲皆從其飛掩蔽日光天地晝晦廩君欲殺之不可復別又不知天地東西如此者十餘日廩君乃以青縷遺鹽神曰嬰此即宜與汝俱生弗爾且將去汝鹽女受而嬰之廩君至陽山上望膺有青縷者跪而射之中鹽神鹽神死諸蟲與俱飛者皆去天乃開朗（一作明）廩君復乘土船下及夷城夷城石岸嶮曲泉水亦曲望如穴狀廩君疑之歎曰我新從穴中出今又入此柰何岸即爲崩廣三丈餘而階陛相乘廩

君登之岸上有平石方一丈五寸一作長五尺廩君休其上授策計筴皆著石焉因立城其旁有而居之四姓皆臣事之是時廩君死魂魄化而爲白虎故巴氏以虎飲人血遂以人爲祠其後種類繁盛秦併天下以爲黔中郡薄賦歛之口歲出錢四十一作三十巴人呼賦爲賨藏宗切因謂之賨民焉漢高祖爲漢王募賨民平定三秦既而不願出閑求還鄉里高祖以其功復同豐沛不供賦稅更名其地爲[illegible]江有鹽鐵丹漆之利民

用敦阜俗性剽勇好鬼巫又善歌舞高祖愛其舞詔樂府習之今巴渝舞是也漢末張魯居漢中以鬼道教百姓賓民敬信多往奉之值天下大亂李氏自巴西之宕渠遷入漢中楊車坂抄掠行旅百姓患之號爲楊車巴其後緜昌分爲數十姓魏武剋漢中特祖父虎與杜朴胡約楊車李黑等按三國志作巴七姓夷朴胡賨邑侯杜濩朴夷民來附孫盛曰朴音浮濩音戶將五百餘家歸魏魏武嘉之拜虎等爲將軍遷於略陽一云洛陽後徙關內亦萬餘家散居隴

右諸郡及三輔弘農所在北地復號之爲巴氐特父慕爲東羌獵將慕凡有五子輔特庠流驤皆驍銳有武幹特少仕州郡見異當時身長八尺雄勇善騎射沉毅有大度晉惠帝元康中氐齊萬年反關西擾亂天水略陽扶風始平諸郡皆被兵寇氐頻年大儉百姓流移就穀相與入漢川者數萬家特隨流民將入巴蜀道路有疾病困厄者特兄弟常營護振救之既至劍閣箕踞太息顧聆險阻曰劉禪有如此之地而面縛於人豈非庸才耶同移者闇或音郁趙肅何巨李遠任回等咸歎異之初流民既至漢中上書以郡土連年軍荒求寄食巴蜀朝議不許遣侍御史李苾持節慰勞且監察之不令入劍閣苾至漢中受流民貨賂反爲表白流民十餘萬口非漢中一郡所能振贍東下荊州水湍迅險又無舟船蜀有倉儲人復豐稔宜令就食朝廷從之由是開關放入漢中布散梁州及三蜀界不可禁止永康元年冬十一月詔徵益州刺史趙廙

音歆爲大長秋以成都內史中山耿滕代廞爲益州刺史折衝將軍因廞所服佩廞賈后之姻親也聞徵甚懼且以晉室衰弱而趙星黃占曰星黃者主陰懷異計蜀土四塞可以自安遂與犍爲太守李苾汶山太守霍固西夷校尉陳總據成都叛潛有劉氏割據之志乃傾倉廩賑施流民以收衆心見特兄弟材武與巴同郡黨類皆巴西人率多勇壯厚卹遇之以爲爪牙特等憑恃廞勢聚衆專爲劫盜蜀民患之滕數密表流民剛剽一作剛戇蜀人懦弱客主不能相制必爲亂階宜遷還其本土不者與東三郡險地觀其情態漸不可長恐秦雍之禍更移於梁益矣又言倉廩空虛無以應敵萬一告急必貽聖朝西顧之憂廞聞而惡之時成都治少城益州治太城廞猶在太城未去益州被詔書已遣文武千餘人往迎滕滕以廞未出州故在郡廞募庠黨羅安王利等劫滕大敗於廣漢宣化亭殺傳詔者滕欲入州功曹陳恂諫曰今州郡並治兵構怨

日深入城必有大禍不如安住少城以觀其變乃撤諸縣合村堡以備秦氏陳西夷行至且當待之不爾可退保捷爲西渡江源以防非常滕不從是月遂率衆入城登西門厥遣親近代茂攻滕茂告之而去厥又遣兵逆擊與滕戰於西門滕敗死郡吏皆竄走惟陳恂面縛請厥請滕喪厥義而許之厥又遣兵逆西夷校尉陳總總至江陽聞厥有異志王簿蜀郡趙模曰今州郡不恊必生大變當速行赴之府是兵要助順討逆誰敢動者總更緣道停留比至南安魚涪津已遇厥軍模白總散財募士以拒戰若克州軍則州可得不克順流而退必無害也總曰趙益州忩耿侯故殺之與吾無嫌何爲如此模曰今戰厥兵殺模見其非是更搜求得總殺之厥自稱大都督大將軍益州牧署置僚屬改易守令以武陽令蜀郡杜淑別駕張粲巴西張龜西夷

司馬龔尼江源令捷爲費遠等爲左右長史司
馬參軍召臨邛令涪陵許舍爲牙門將召諸王
宮莫敢不往又以廣漢太守張徵汶山太守楊
邠成都令費立爲軍諮祭酒永寧元年春正月
庠與兄弟流驤帥妹婿李含天水任回上官惇
（脞華陽國志作晶）扶風李攀始平費佗氐符成隗伯董
勝等以四千騎歸厥厥以庠爲威寇將軍封陽
泉亭侯委以心膂使招合六郡壯勇以斷北道
庠本東羌良將且驍勇得衆心素曉軍法不用

麾幟舉矛爲行伍斬部下不用命者三人部陣
肅然厥惡其齊整欲殺之而未言長史杜淑司
馬張褒說厥曰傳云五大不赶邊將軍起兵始
爾而遽遣李庠握彊兵於外愚竊惑焉且非我
族類其心必異倒戈授人窮以爲不可願將軍
圖之厥斂容謝曰卿言正合吾意可謂起予者
商此天使卿等成吾事也會庠在門請見厥大
悅引見之庠欲觀厥意旨再拜進曰今中國大
亂無復綱紀晉室不可復興明公道格天地德

被寇區湯武之事實在今日宜應天時順人心拯百姓於塗炭使物情知有所歸則天下可定非但庸蜀而已也厥怒曰此豈人臣所宜言令淑等議之淑粲因白厥以庠大逆不道當棄市遂於會所斬庠及其兄子弘宗族三十餘人皆見殺時特與流皆將兵在外厥慮其爲變遣人撫慰之曰庠非所宜言罪應至死兄弟罪不相及復以特流爲督將安慰衆心併以庠亭還特其夜特流徹衆歸綿竹厥遣故陰平令張衡外遷賈恕因就綏納皆爲特所殺厥牙門許弁求爲巴東監軍杜淑張粲固執不許弁怒於厥閣下手刃淑粲淑粲左右復殺弁三人皆厥之心腹也厥由是遂衰又恐朝廷討已遣長史費遠等蜀郡太守李苾督護常俊督萬餘人斷北道次綿竹之石亭特密收兵得七千餘人夜襲遠等大敗因放火燒之死者什八九遂進攻成都厥聞兵至驚懼不知所爲費遠李苾及軍諮祭酒張徵（一作徵又音徵）夜斬關出奔文武盡散厥獨

與妻子乘小舩走至廣都爲其部下朱竺所殺
特入成都縱兵大掠殺西夷護軍姜發長史袁
洽及厥所置守宰長吏遣牙門王角李基詣洛
陽陳厥罪狀先是凉州刺史羅尚聞趙廞叛上
表稱廞非雄才又蜀人不願爲亂事終無成願
往征之惠帝詔拜尚爲平西將軍領護西夷校
尉益州刺史督牙門王敦上庸都尉義歆蜀郡
太守徐儉廣漢太守辛冉等率七千餘人入蜀
特等聞尚來甚懼使弟驤於道奉迎并獻寶物
尚悅以驤爲騎督特流復以牛酒勞尚於綿竹
王敦辛冉說尚曰特等流民專爲盜賊急宜梟
除可因會斬之不然後必爲患尚不從冉先與
特有舊因謂特曰故人相逢不吉當卤矣特深
自猜懼三月尚至成都初朝廷符下秦雍州凡
流民入漢川者皆令所在召還又遣御史馮該
張昌督之特兄輔素嚞略陽託言迎家既至蜀
謂特曰中國方亂不足復還特以爲然遂有雄
據巴蜀之意累遣天水閻彧詣羅尚求權停至

秋又納賂於尚及該尚該許之會朝廷論討趙
廞功拜特宣威將軍封長洛一作樂鄉侯流奮威
將軍封武陽鄉侯璽書下益州條列六郡流民
與特協同討廞者將加功賞廣漢太守辛冉以
非次見徵不願應召又欲以滅廞爲已功乃寢
朝命不以實上衆咸怨之尚又遣從事催督遣
流民限七月上道特等固請求停至秋收時流
民布在梁益爲人傭力聞州郡偪遣人人愁怨
不知所爲且水潦方盛年穀未登無以爲行資

特復遣閻彧詣尚求停至冬辛冉及犍爲太守
李苾以爲不可尚舉別駕蜀郡杜弢秀才彧爲
弢說逼移利害弢亦欲寬流民一年尚用冉苾
之謀不從弢乃致秀才板出還家冉性貪暴欲
殺流民首領取其資貨乃與苾白尚言流民前
因趙廞之亂多所剽掠宜因移徙設關以奪取
之尚移檄令梓潼太守張演於諸要施關搜索
寶貨特兄弟數爲流民請留流民皆感而恃之
多相率歸特特乃結大營於緜竹以處流民且

遺辛冉求自免冉大怒遣人分牓通衢購募特兄弟許以重賞特見之大懼悉取以歸與弟驤改其購云能送六郡首豪李任閻趙楊上官及氐叟侯王一首者賞百疋流民既不樂移咸往歸特騁馬屬鞬同聲雲集旬月之間衆至二萬流亦聚衆數千人特復遣閻彧詣羅尚求申期彧既至見冉營柵衝要謀捨流民歎曰無冠而城讐必保焉民心方危今而速之亂將作矣又知冉苾意不可因遂辭尚歸緜竹尚謂彧曰子且以吾意告諸流民今聽寬矣彧曰明公惑於奸說恐無寬理弱而予言於特曰尚雖云然未可以理衆怒難犯恐爲禍不淺尚曰然吾不欺子必信也何者尚威信一作刑不立冉等各擁強兵一旦爲變亦非尚所能制深宜爲備特從之冬十月特分爲二營特居北營流居東營繕甲厲兵戒嚴以待之冉苾相與謀曰羅侯貪而無斷日復一日令流民得展奸計李特兄弟並有雄

才吾屬將爲堅子虜矣宜爲決計羅侯不足復
問也乃遣廣漢都尉曾元牙門張顯劉並等潛
帥步騎三萬襲特營羅尚聞之亦遣督護田佐
助元特素知之元等至特安卧不動待其衆半
入發伏擊之殺傷甚衆殺田佐曾元張顯傳首
以示尚尚再尚尚謂將佐曰此虜成去矣而廣漢不
用吾言以張賊勢今若之何是時杜弢自湘中
與監軍柳純書曰前諸人不能寬李特一年又
不以徐士稚爲汶山太守而屯故如此謂失之
毫厘差以千里斯言有似然必以不杜漸爲恨
者流民初西當承詔書閉關不入其次易代趙
廙選宜內遣平西綿竹之會聽王敦之計少可
以寧毫厘之差正彼之謂也於是六郡流民推
特爲王特命六郡民部曲督李含上邽令任臧
始昌令閻或諫議大夫李攀陳倉令李武陰平
令李遠將兵都尉楊褒等上書請依梁統奉竇
融故事推特行鎮北大將軍承制封拜流及兄
輔弟驤皆號爲將軍以相統鎮於是進兵攻辛

冉於廣漢冉衆出戰特屢敗之尚遣李苾及費遠率衆救冉畏特不敢進冉智力俱困出奔德陽（晉書作江陽）特入據廣漢以李超爲太守進兵攻尚於成都尚以書諭闔彧彧復書曰辛冉傾巧曾元小豎李叔平非將佐之才彧前爲節下及杜景文論流徙之宜人懷桑梓孰不願之但往日初至隨穀傭賃一室五分復值秋潦乞須冬熟而信用讒搆終不見聽繩之太過窮鹿抵虎流民不肯延頸受刀以致爲變即聽彧言寬使

治嚴不過去秋九月盡集十月進道今還鄉里何有如此也彧又陳特兄弟立功王室以寧益土尚覽書知特等將有大志嬰城固守特乃自稱使持節大都督鎮北大將軍承制封拜一依竇融在河西故事兄輔爲驃騎將軍弟驤爲驍騎將軍弟流行鎮東大將軍號東督護長子始爲武威將軍次子蕩爲鎮軍將軍少子雄爲前將軍李含爲西夷校尉含長子國次子離任回李恭上官晶李攀費佗等爲將帥任臧上官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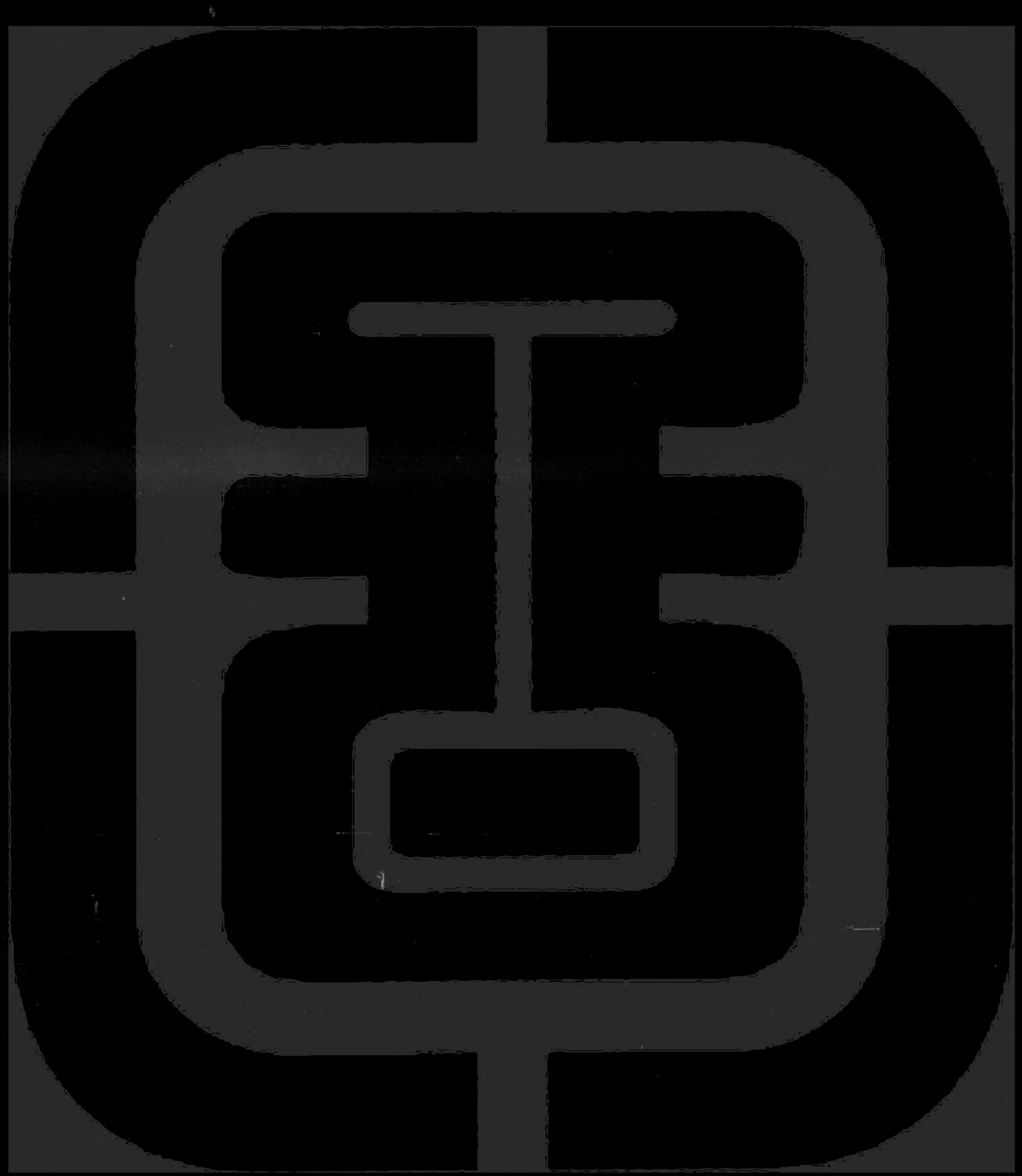
楊褒楊珪王達趨歆等爪牙李遠李博夕斌嚴椁上官琦李濤王懷等爲僚屬闇彧爲謀主何巨趙肅爲腹心時羅尚貪殘日甚爲百姓患而特與蜀民約法三章施捨賑貸禮賢抚滯軍政肅然蜀民大悅爲之謠曰李特猶可羅尚殺我平西將軍反更爲禍尚頻爲特所敗乃阻長圍緣郫水作營壘自都安至犍爲連延七百里與特相持因求救於梁寧二州及南夷校尉李毅太安元年春正月羅尚遣牙門夏斤攻特於立石失利夏四月征西將軍太尉河間王司馬顒遣督護衙博討特博進次梓潼朝廷復以前廣漢太守張微爲廣漢太守軍於德陽南夷校尉李毅亦遣偏兵五千助尚尚遣督護張龜督四十牙門軍於緜城博潛遣參軍蒙紹誘特降尚遺博書曰昔年得李流牋降心款款由時威帖得還爲寇聞特誠於下吏而流驤七八千人來寇日至卤奸之態詭譎不測不可不重以待之也博不從特使其子鎮軍將軍蕩等襲博而

自將擊龜破之蕩敗博兵於陽汚梓潼太守張
演委倉庫走巴西郡丞毛植五官襄珍舉郡降
特蕩進攻博於葭萌博走其衆盡降群下推特
爲益州牧都督梁益二州諸軍事大都督大將
軍秋八月特攻破德陽殺郡守張徵初特屢敗
徵軍未克議欲釋徵還浩諸將進曰徵軍連戰
士卒傷滅知勇俱竭宜因其弊遂擒之若舍而
寬之徵養病收亡餘衆更合高之未易也特從
之復進攻徵徵潰圍走遣將水陸追之遂害徵
生擒徵子存以徵喪還之特以別將騫碩爲德
陽太守碩略地至巴郡之墊江初特之攻張徵
也使弟驍騎將軍驤與任回李攀李恭屯軍毗
橋以備羅尚尚遣軍挑戰驤擊破之尚又遣數
千人出戰驤又破腦之遂進攻成都大獲器械
攻燒其門流進軍成都之北尚遣別將張興僞
降於驤以觀虛實時驤軍不過二千人興夜歸
白尚尚遣精勇萬人銜枚隨興夜襲驤營李攀
逆戰死之驤及將士奔於流柵併力迴攻尚軍

大破之尚軍擾亂失其鎧甲還者十二三先是衛博之敗朝廷更用許雄爲梁州刺史征西將軍雄數遣軍攻特特陷破之備儉不得進河間王司馬顒欲遣監軍劉沉將兵西征以中國有事不果而南夷校尉李毅所遣偰兵亦數挫敗特勢轉盛於是建寧大姓李驤毛詵逐太守杜俊朱提大姓李猛逐太守雍約以兵應特衆各數萬南夷校尉李毅討破之斬詵李猛奉戡降毅而辭意不遜毅誘而殺之建初元年春正月朔特潛渡江擊破羅尚水上軍特從益底渡黨徒從赤水渡入郫及水西南緣江守軍皆散走進寇成都蜀郡太守徐儉以少城降特入據之惟取馬以供軍餘無侵掠赦其境內改元建初特以李璜（載記作瑾）爲蜀郡太守撫慰其衆尚據太城自守流進屯江西之檢上尚懼遣使求和蜀民危懼並結村塢送款於特特遣使安撫之乃以軍中穀少遣六郡流民分口入城且於諸塢流言於特曰殿下神武已

剋少城然諸塢新附人心未固且山藪窮荒糧杖不多宜錄州郡大姓子弟以爲質任送付廣漢縶之二營收集猛鋭嚴爲防衛又與司馬上官惇曰納降若待敵不可易也前將軍雄亦以爲言特大怒曰大事已定但當安民何爲更逆加疑忌之心使之離叛乎益州兵曹從事蜀郡任叡（華陽國志作任督冊府作任明）說尚曰特既凶逆侵暴百姓又分散人衆在諸村塢就食驕怠無備殆天亡特之秋也（晉書作是天亡之時也）宜密約諸塢刻期同發內外擊之破之必矣尚從之使叡夜縋出城宣告諸村塢期以二月十日同時討特手書隱語曰在彼揚水叡先僞詣特降究觀虛實特問城中人情何如叡曰糧儲已欲盡但餘貨帛耳因求出省家特與啟信叡還報尚尚如期出軍討特諸塢亦許一時赴會二月朝廷遣荊州刺史宋岱建平太守孫阜率水軍三萬救尚岱以阜爲前鋒進次德陽特遣蕩督蜀郡太守李璜助德陽太守騫碩（一作任臧）拒阜阜等軍勢甚盛諸

塢皆有二心尚遣大衆掩襲特營諸塢皆應之連戰二日衆少不敵特軍大敗收合餘衆引趣新絛尚軍引還特復追之轉戰三十餘里尚出大軍逆戰至於官桑特軍敗績斬特及李輔李遠皆焚其屍傳首洛陽特在位一年其子雄僭稱成都王追謚景王及稱尊號追謚曰景皇帝廟號始祖

春秋第七十六卷

屠喬孫校